

新媒体时代网络舆论影响和引导路径研究

哈丽雅

内蒙古师范大学

摘要：随着媒介技术发展和网民数量逐年剧增，网民通过互联网表达观念和行使话语权的意识愈加强烈，网络舆论现象成为常态，相关治理俨然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命题。网络舆论从正面和负面两个方面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其最常见的为“网络舆论监督”。但“网络舆论监督”的负面影响，给新时代社会治理和教育带来了新的挑战。本文，在浅析新时代网络舆论双面影响的前提下，针对当前网络舆论面临的困境探析引导路径，对其进行有效治理，实现健康网络环境和思想引领。

关键词：新媒体时代；网络舆论；舆论引导

【DOI】10.12252/j.issn.2096-6288.2023.05.135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1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32亿，较2020年12月增长4296万，互联网普及率达73.0%。由此可见，随着媒介技术发展，国内互联网网民规模不断扩大，网民通过网络平台公开发言、参与社会事件已然成为常态，但常常会伴随着媒介商业化和大量良莠不齐的短视频内容。鱼龙混杂的舆论市场容易使网民吸收“不健康”的信息，从而形成错误的价值观以及消极的社会氛围，这是导致公众遭受网络舆论影响的最直接的原因。如今，此类现象在青少年中尤为显著，如何引导青少年及全民树立正确的互联网思维及价值观成为当今社会面临的全新挑战。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坚持正确舆论导向，高度重视传播手段建设和创新，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加强互联网内容建设，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¹良好的网络环境必然离不开相关网络教育，通过网络教育加强网络舆论引导，促进网民网络规范意识是新时代网络发展的必然趋势。

一、新媒体时代网络舆论影响

新媒体网络舆论具有双重影响，既有对社会事件和人们身心健康的促进作用，也能对其进行阻碍，甚至能够激发民众内心积压已久的负面情绪，从而引起社会性矛盾。具体如下：

（一）网络舆论监督的积极影响

一是促进司法公正。新媒体时代的舆论从传播速度

到传播范围都完成质的飞跃，更多地走进群众视野。相关部门在保护其隐私的前提下，通过公共网络平台与网民进行链接，网民便会行使话语权进行审判监督，因此司法公正往往伴随着网民的“网络舆论审判”。这样的舆论监督不仅能引起司法机关的重视，还会起到社会道德约束的作用，更能规范司法人员之行为，使司法审判公正、透明。如，“江歌案”在众多网民的“网络舆论审判”中不断引起社会重视，甚至达到国内外轰动的效果，最终在司法机关专业的审判与民众正义的呼声中，在历经六年得到了应有的审判结果。这就是舆论的积极力量，拥有共同价值观和情感的民众通过网络空间发声，达到司法机关与舆论监督的良性互动，使司法审判公正且透明。

二是对社会事件的全民监督。民众对于社会事件的舆论监督往往以道德为出发点，法律作为根本支撑，在网络舆论道德审判无效时，法律则作为保障进行审判。2021年5月，一段“为偶像打投倒牛奶”视频一经发布就迅速霸占各类媒体热搜榜，形成舆论漩涡。当舆论开始发酵，面对网上铺天盖地的道德审判时，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当即约谈相关平台负责人并责令暂停节目录制。随后，央视新闻、人民日报等各大主流媒体相继发文谴责此次事件以及主办单位《爱奇艺》，使其不堪舆论压力而发文致歉。此外，还有2022年长时间霸榜各大社交媒体平台热搜榜的“唐山打人事件”，此次事件更是遭到众多网民特别是女性对于此类社会事件的强烈抵制，事件热度及舆论规模可谓是达到前所未有的地步，促使

相关部门加快调查并成功打击此次事件相关人员。

三是维护人民对社会事件的知情权和言论自由。一直以来，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有关部门在保护当事人隐私的前提下，总会公开司法审判过程。民众参与公开审判过程及相关呼声打破传统媒体时代民众对于司法审判和社会事件看似遥远的距离，尽显我国社会民主特征。除此之外，由于新媒体时代网络舆论传播速度和范围的增加，短时间公众就会形成大规模的民族情感共鸣和价值共识，因此社会事件价值容易转变为公共价值观与集体行为。例如，2022北京冬奥会，从体育赛事到运动员再到奥运吉祥物“冰墩墩”，在网友们的凝聚力和集体行动当中形成了强大的社会力量，引导奥运舆论正向发展、实现我国奥运价值，彰显了民族自信。

（二）网络舆论监督的消极影响

一是对司法公正的阻碍。网络舆论监督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司法审判的公正，但同样能对其进行阻碍。民众聚集的舆论场主要以道德为审判标准，尤其在拥有超强话语权且娱乐化的网络平台，鱼龙混杂的市场缺乏正确的法律引导和约束，因此群体的错误观念常常转变为过度的道德干涉而挑战法律的权威，削弱司法机关的公信力，影响执法人员的决策，甚至会煽动社会深层次的矛盾。例如“张金柱案”就是典型的法律案件在舆论的压力下违背司法正义的冤假错案。由此看来，公共舆论干预并不完全是正确的，司法判决还是要将法律和事实作为依据。

二是过度感性的网络舆论会激发公众负面情绪。当民众对相关事件的讨论形成舆论时，互联网用户当中就会出现一些不明所以、人云亦云的“乌合之众”，并以此来释放内心积压已久的情感压力，一味追求观念输出直至心理得到满足，而并不会意识到负面舆论对接受者的影响。负面舆论的本质，其大多是非理性的，再加上媒体商业化，则针对用户进行个人兴趣数据分析使每位用户更加个性化，因此用户接触到的信息及群体几乎拥有相似价值观，并对持有相反观念的群体输出反对意见。

不过，语言对他人的影响并不仅仅发生在网络新媒

体时代，任何时代都能以各种形式存在。1994年，南非摄影师凯文·卡特的作品《饥饿的苏丹》获得了“普利策新闻特写摄影奖”，同时在作品之外作者本人也深陷了舆论漩涡。原因是在照片《饥饿的苏丹》中，一只秃鹫正紧盯着一个瘦弱的小女孩，当时的凯文·卡特为传达战争与饥饿带给人类的绝望和痛苦而首先按下了快门键，再将秃鹫赶走。但作品一经发布，人们的注意力只集中在作者的人性问题上，对拍摄结束后的作者行为则是漠不关心，纷纷指责凯文·卡特只顾作品效果而忽略人道主义精神。最终凯文·卡特难以承受舆论压力，年仅34岁选择结束其一生。由此可见，舆论的消极面在任何时候都是常见的，只是分为不同规模与形式罢了。而且大部分非理性言论是人们只关注表象的结果，并只局限于人们浅薄的认知当中。

三是青少年容易在不健康的网络舆论环境中形成错误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新媒体平台的过度娱乐化是逐渐在人们的潜意识当中灌输这是一个“娱乐至死”的时代，使得大部分人形成娱乐化、表面化的精神追求。尤其，如今网络用户及粉丝群体逐渐低龄化，“饭圈”内青少年群体占绝大多数，青少年在不健康的舆论环境中容易出现追星失控现象。如，以娱乐明星作为人生导师、偏离自身生活中心，甚至花费大量金钱来为偶像打榜、买专辑、支持影视作品等，而那些花销要么是节衣缩食省出来的，要么是跟家人以各种理由要来的。又因为，青少年“饭圈文化”存在极大的非理性因素，群体意识中偶像的言论和行为都绝对正确，因此当有人持相反意见时，粉丝会对其做出一系列不良行为。而且，由于青少年群体会把偶像幻想成终身伴侣，偶像一旦开始谈恋爱则变得难以接受、并由此产生负面情绪，随即做出一些不理智的行为。因此，不健康的网络舆论环境不仅影响青少年三观的形成，还会破坏网络空间和现实社会的秩序。

二、新媒体时代网络舆论引导路径

习近平指出：“做好网上舆论工作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创新改进网上宣传，运用网络传播规律，弘扬主旋律，激发正能量，大力弘扬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把握好网上舆论引导的时、度、效,使网络空间晴朗起来。”²解决网络舆论问题是多方位的“持久战”,需要从各方面的努力。

(一)多方面加强互联网思维普及,维护互联网媒介生态

家庭和学校需加强对青少年的网络安全意识及价值观的教育,树立正确的互联网思维,维护媒介生态系统。中国式家长难以改变传统教育模式,当孩子过度追星导致学习成绩下降或者价值观偏离时,往往因不擅长沟通和正向引导而使彼此关系变得紧张。父母应当在掌握互联网思维的基础上,引导孩子选择积极的内容以及树立正确价值观。学校也应开展相关网络舆论课程,让更多青少年从小就拥有维护媒介生态环境的意识和相应的法律意识。学校和家庭更要结合起来了解青少年的具体情况,再选择针对性的教育方式。青少年时期是一个人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时期,学校和家长应当重视起来。除此之外,空暇时间多组织有利于身心健康的娱乐活动,防止青少年受到网络低俗内容的影响。

除了青少年之外,成人的互联网思维教育也同样重要。大部分成年人接触互联网的时间并不长,有的中老年人甚至不懂得如何运用五花八门的社交软件,更不用说如何辨别信息真伪,很容易在无意识当中造成对自身及他人的损失与伤害。针对中老年人此类现象,居民社区应当组织对中老年居民开展网络教育志愿服务,加强成年人的互联网思维,有效抵御网络风险。

(二)培养“意见领袖”,引导网民树立正向网络舆论意识

培养“意见领袖”,引导人们树立正向的网络舆论主体意识是非常必要的。尤其在新媒体时代,各种良莠不齐的内容及所谓的“意见领袖”层出不穷,人们容易在这种“虚拟空间”中迷失自我。“意见领袖”可以是线上线下并存的,现实生活中可以以司法部门为依据或者从周围环境中培养,也可以是任何一种形式的官方媒体。面对网络舆论,“意见领袖”首先会辨别,其次才是引导公众。值得欣慰的是,除了有意为之的舆论煽动者之外,大部分公众普遍理性对待网络舆情,事发之后

会等到官方媒体证实才对事件本身给予评论,并且极少对相关事件个人进行舆论审判,这是新时代互联网用户需具备的基本特征。

(三)完善网络舆情检测及舆论引导机制建设

我国虽有舆论相关的法律,但有待完善,某些利用法律漏洞将网络当成法外之地、肆意妄为的行为需要严惩。此外,网络平台的相关机制也同样需要完善。网络媒体追求娱乐化、商业化,允许用户非实名注册的这一行为是不断衍生出负面舆论的直接“导火索”。平台应当完善其机制的同时检测网络舆情,严禁发表那些不符合国家主旋律以及可能对他人身心健康造成伤害的破坏性言论。要知道,舆论具有周期性,为酝酿期、暴发期、扩散期和恢复期,网络平台需要将不当言论封锁,将其消除在酝酿期。并且,要积极宣传党的政策及相关法律,让公众在闲暇时间通过短视频就能够掌握更多国家政策及相关法律知识。

参考文献

- [1]刘思农.基于经济学视角下的粉丝群体与消费研究[J].商业观察,2021(23):64-66.
- [2]焦思琦.新媒体视域下“饭圈文化”的畸形化研究[J].西部广播电视,2021,42(17):64-66.
- [3]向美琪.论新媒体时代下的网络舆论与司法公正[J].法制与社会,2021(18):111-112.
- [4]卢兴,董传升.情感共鸣与价值共识:奥运舆论动员与集体记忆建构机制研究[J].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22,41(01):90-98+114.
- [5]丁柏铨.从制造舆论到引导舆论——中国共产党百年来舆论思想的一个重要转变[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58(06):5-12.
- [6]盖逸馨.新时代大学生网络舆论引导和路径研究[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1(11):132-136.
- [7]向美琪.论新媒体时代下的网络舆论与司法公正[J].法制与社会,2021(18):111-112.
- [8]吴静春,苏静.网络舆论的引导和治理研究[J].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38(04):113-118.